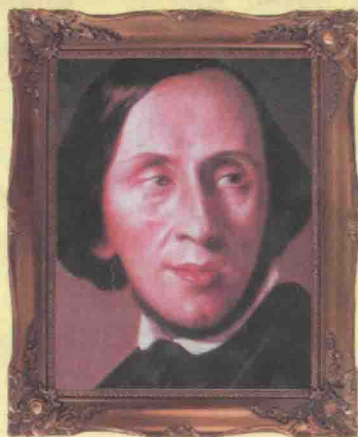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百部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

A Collection of 100 World-famous Works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

第二十一卷

安徒生童话 (二)

〔丹麦〕安徒生 著
任 贤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鹤 鸟

在一个小城市的最尾端的一座屋子上，有一个鹤鸟窠。鹤鸟妈妈和她的四个小孩子坐在里面。他们探出小小的黑嘴和小小的头——因为他们的嘴还没有变红。在屋脊上不远的地方，鹤鸟爸爸在直直地站着。他为了要让自己吃点站岗的艰苦，将一只脚缩回去。他站得多么直，人们很容易以为他是木头雕的。他想“我的太太在她的窠旁边有一个站岗的，可有面子了。我正是她的丈夫，谁也不会知道，。人们一定以为我是奉命立在这儿的。这可真是漂亮！”于是他就继续用一只腿站下去。

在下边的街上，有一群小孩子在玩。当他们一看到鹤鸟的时候，他们中间最大胆的一个孩子——没一会所有的孩子——就唱出一支关于鹤鸟的古老的歌。只是他们只唱着他们能记得的那一点：

快点飞走，鹤鸟，鹤鸟；
今天是你待在家里的时刻，快去呀。
你的老婆在巢里睡觉，
怀里抱着四个小宝宝。
老大，他将来会被吊死，

老二将会给打死，
老三将会让人烧死，
老四也将会掉下来跌死！

“请听听这些孩子唱的什么东西！”小鹳鸟们说。“他们说我们会被烧死和吊死！”

“你们别管这些事儿！”鹳鸟妈妈说，“什么事也不会有，你们只要不理！”

小孩子继续唱着，同时用手指着鹳鸟。只有一位名叫彼得的孩子说讥笑动物是一种罪过，因此他自己不想参加。

鹳鸟妈妈也安慰着她的孩子。“你们不要去理会这些事儿。”她说，“你们应当看看爸爸站得多么稳，并且他还是用一条腿站着！”

“我们十分害怕。”小鹳鸟们齐声说，同时把头深深地缩进窠里来。

第二天孩子们又出来玩，又看到了这些鹳鸟。他们开始唱道：

老大将来会被吊死，
老二将会给打死——

“我们会被烧死或者吊死吗？”小鹳鸟们说。

“不会，当然不会的，”妈妈说。“我来教你们练习吧；你们将能学着飞。这样我们就可以飞到草地上去，拜访拜访青蛙；他们将会在水中对我们敬礼，唱着歌：‘呱！——呱！呱——呱！’然后我们就将他们吃掉，那才够痛快呢！”

“那再以后呢？”小鹤鸟们问。

“以后所有的鹤鸟——这国家里所有的鹤鸟——将会全体集合拢来；于是秋天的大演习就开始了。这时大家就好好地飞，这是非常重要的。将军就会用嘴将飞得不好的啄死。所以演习一开始，他们就得好好地学习。”

“到那个时候，像小孩子们唱的一样，我们就会被打死了：——听吧，他们又在唱了。”

“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要听我的话，”鹤鸟妈妈说，“在这次大演习之后，我们就要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远远地从这儿飞走，飞过树林和高山。我们将要飞到埃及去。那儿有三角的石头房子——这些房子的屋顶是尖的，高高地伸到云层里去。它们名叫金字塔，它们的年龄比鹤鸟所能想象的还要老。这个国家里有一条河。有时它溢出了河床，弄得整个国家全是溢出的泥巴。这时我们就可以在泥巴上走，寻找青蛙吃。”

“哦！”所有的小鹤鸟齐声叫道。

“是的！那地方十分舒服！人们整天只是吃喝，什么事情都不必做。当我们在那儿享福的时候，这里的树上连一片绿叶子也没有。这儿的天气是那么冷，连云块都冻成了小片，落下来像些稀烂的白布片！”

她的意思是指雪，但她没有办法表达清楚。

小鹤鸟们问，“顽皮的孩子也会给冻成小片么？”

“不，他们不会冻成小片的；但他们跟那也差不多了。他们得愁眉苦脸地待在黑房间里。相反地，你们却可以飞到外国去，那儿的花香，有温暖的太阳光！”

这次以后，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小鸟能在窠里站起来，已

经长得很大，并且远远地向四周眺望。鹤鸟爸爸每天飞回来时总是带着好吃的青蛙、小蛇以及他所能找到的鹤鸟吃的山珍海味。啊！当他们在他们面前玩些小花样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将头一直弯向尾巴上去，把嘴弄得啪啪地响，活像一个小拍板。接着他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全是关于沼泽地的故事。

“听着，现在你们得学着飞了！”有一天鹤鸟妈妈说。四只小鹤鸟只得走出窠来，到屋脊上去。啊，他们走得多么不稳啊！他们将翅膀张开来保持平衡。虽然这样做了，还是几乎摔下来了。

“请看着我！”妈妈说。“你们要这么把头翘起来！你们要这样把脚伸开！一、二！一、二！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这样！”

于是她飞行了短短的一段距离。这些小鹤鸟笨拙地跃了一下。砰！——他们落下来了。因为他们的身子太重了。

“我不要飞了！”一只小鹤鸟说，同时钻进巢里去，“飞不到温暖的国度里去我也毫不在乎！”

“你想在冬天来了的时候冻死吗？你想让那些小孩子来把你吊死，烧死，烤焦吗？我现在可要让他们来啦！”

“哦，不要叫吧！”这只小鹤鸟说道，同时像别的小鹤鸟一样，也跳到屋顶上来了。到第三天他们能够真正飞一点了。于是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在空中休息，在空中坐着了。他们试了一下，可是——砰！——他们翻下来了，所以他们又得赶紧拍着翅膀。现在小孩子们又走到街上来了。他们唱着歌：

快点飞走，鹤鸟，鹤鸟！

“我们飞下去把他们的眼珠啄出来好吗？”小鸛鸟们问道。“不可以，”妈妈说，“让他们去吧！听我的话——这是更要紧的事情！一、二、三！——现在我们可以向左飞！一、二、三！——现在我们可以往右绕着烟囱飞！看，这样飞好多了！你们的翅膀最后拍的那一下子非常好，非常利落，明天我可以允许你们和我一道到沼泽地去！有好几个可爱的鸛鸟家庭带着孩子到那儿去，让我看看，我的孩子最漂亮。把头昂起来，这样才会得到别人钦佩！这样才好看。”

“但是，我们不报复那几个顽皮的孩子一下么？”小鸛鸟们问。

“他们要怎样叫就让他们怎样叫吧。当他们冻得发抖时，当他们连一片绿叶子或一个甜苹果也没有的时候，你们将飞到金字塔的国度中去，远走高飞。”

“我们要报复一下，是的！”他们相互私语着，于是他们又开始练习。

在街上的这些顽皮孩子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个最喜欢唱挖苦人的歌子的孩子。歌就是他带头唱起来的，并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哩。他还不到六岁。小鸛鸟们无疑地相信他有一百岁，因为他比鸛鸟妈妈和爸爸不知要大多少。事实上他们怎么会知道小孩子同大人的岁数呢？他们要在这个孩子身上报仇，因为带头唱歌的就是他，而且他一直在唱。小鸛鸟们十分生气。他们越长大，就越无法忍受这种歌。最后妈妈只好答应等到他们住在这国家的最后一天报仇。

“我们得先瞧一瞧你们在这次大演习中的表现怎样？如果你们的成绩很坏，弄得将军不得不用嘴啄你们的前胸，那样那些小孩子说的话就是对了，至少在某一方面是这样的！我

们看吧!”

小鹤鸟们齐声说“是的，你瞧吧!”于是他们把一切气力都拿出来。他们每天练习，飞得那么轻松而整齐，即使看看他们一眼都是快乐的事情。

现在秋天到来了。所有的鹤鸟开始集合，预备在我们过冬的时候，向温暖的国度飞去。这是一次演习!他们得飞过村子和树林，试试他们究竟能飞得多好。它们明白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飞行。这些年轻的鹤鸟们表现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善于捉小蛇和青蛙”的评语。这要算是最高的分数了。他们能吃掉小蛇和青蛙，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要报仇了!”他们说道。

“是的，一点儿也不错!”鹤鸟妈妈说，“我现在想出了一个最好的主意!我知道有一个水池，里头睡着许多婴孩。他们在等着鹤鸟来把他们送到他们的父母那儿去。这些美丽的婴孩在睡着做些甜蜜的梦——做了些他们今后不会再做到的甜蜜的梦。所有的父母都盼望能得到这样一个孩子，而所有的孩子都盼望有一个姊妹或兄弟。如今我们可以飞到那个池子里边去，送给那些没有唱过讨厌的歌或讥笑过鹤鸟的孩子每人一个弟弟或妹妹。而那些唱过的孩子一个也不给!”

“但是那个顽皮的丑孩子——那个开头唱的孩子!”小鹤鸟们都叫出声来，“我们应该对他怎么办?”

“那个池子里还有一个死孩子——一个做梦做死了的孩子。我们就将这个孩子送给他吧。那么因为我们带给他一个死了的小弟弟，他就会哭，但是不过那个好孩子——你们还没有忘记过他吧——他说过：‘讥笑动物是一个罪过!’我们将特地送给他一个妹妹和弟弟。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你

们大家也都叫彼得吧!”

她所说的这句话大家都听从了。所有的鸛鸟都叫彼得，他们如今还叫这个名字哩。

(1839 年)

枞 树

外头的大树林里长着一株非常可爱的小枞树。因为它生长的地点很好，能得到太阳光和充足的新鲜空气，周围还有许多大朋友——别的枞树和松树。不过这株小枞树急着想长大，它一点也不理睬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太阳。当农家的小孩子出来找草莓和覆盆子、走来走去、闲散地聊天时，它也不理会他们。有时他们带着满钵子的、或用草穿起来的长串的莓子到来。他们坐在小枞树身边，说：“嗨，这个小东西是多可爱啊！”而这株树一点也不愿意听这话。

一年之后它长了一节；再过一年它又长了一节。因此你只要看枞树有多少节，就知道它已长了多少年。

“啊，我希望我是一株大树，像别的树一样！”小枞树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就可以将我的枝丫向四周伸展开来，我的头顶就可以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那么鸟儿就可以在我的枝上做窠；我就能像别的树一样，当风吹起来的时候，像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了。”

它对于太阳、鸟雀，对于在早晨或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一丁点也不感到兴趣。

现在是冬天了，四周的积雪发出白亮的光。有时一只兔子跑过来，打小枞树身上跳过去。……啊！这才让它生气呢！

不过两个冬天又过去了。当第三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兔子只好绕着已经长大的小枞树走过去。

啊！生长，生长，长成大树，然后变老，只有这才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事情！小枞树这么想。

在冬天，伐木人砍下几株最大的树。这类事情每年总有一次。这株年轻的枞树现在已长得相当大了；它有点颤抖起来，因为那些堂皇的大树轰然一声倒到地上来了。它们全身溜光，枝子被砍掉，又长又瘦——人们根本没有办法认出它们来，但它们被马儿拉出树林，装在车上。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们又会变成什么呢？

在春天，当燕子和鹳鸟飞来时，枞树就问它们：“你们知道人们把它们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你们碰见过它们没有？”

燕子什么都不知道。不过鹳鸟很像在想一件事情，连连点着头，说：

“我想是的，是的！当我从埃及飞出来时，我碰到过许多新船。这些船上有许多漂亮的桅杆；它们发出枞树的气味。我想它们就是那些树。我见过许多次；它们昂着头！它们扬着头。”

“啊，我多希望我也能大得足够在大海上航行！海是什么样子的呢？海究竟是怎样的呢？”

“嗨，要解释起来，那可是大不简单！”鹳鸟说着便走开了。

“享受你的青春吧，”太阳光说，“享受你身体里新鲜的生命力，享受你蓬勃的生长吧！”

风儿吻着这棵树，露珠在它身上滴着眼泪。但是这棵树一点也不懂得这些事情。

有许多很年轻的树当圣诞节到来时，被砍掉了。有的既不像枞树那样老，也不像它那样大，更不像它那样性急，老想跑开。这些年轻的树儿正是一些最漂亮的树儿，因此它们都保持住它们的枝叶。马儿把它们拉出了树林。当然是装在车上被拉走的。

“它们到哪个地方去呢？”枞树问。“它们并不比我更大。是的，有一株比我还小得多呢。为什么它们要保留住枝叶呢？它们给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麻雀唧唧喳喳地说道。“我们在城里朝玻璃窗里面瞧过！我们知道它们到哪个地方去！哦！它们要到最富丽堂皇的地方去！我们从窗子里瞧过。我们看到它们被放在一个温暖房间的中央，身上装饰着很多最美丽的东西——涂了金的苹果啦，蜂蜜做的糕饼啦，玩具啦，还有成千成百的蜡烛啦！”

“后来呢？”枞树问道；它所有的枝子都颤动起来了。“后来怎样一个结果呢？后来呢？”

“唔，以后的事我们没有看见。但那是美极了！”

“也许有一天我也不得不走上这条光荣的大道吧！”枞树高兴地说道。“这比在海上航行要好得多！我但愿现在就是圣诞节！我真等待得不耐烦了！现在我已经大了，成人了，正像去年被运走的那些树一样！啊，我希望我高高地坐在车子上！我希望我就在那个温暖的房间里，全身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么，以后呢？是的，之后更美、更好的事情就会来，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扮得这样漂亮呢？一定会有更伟大、更美丽的事情到来的。不过什么事呢？啊，我真渴望！我真痛苦！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请你同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和空气说。
“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

但枞树什么也不能享受。它一直在生长，生长。在夏天和冬天，它老是立在那儿，发绿——荫深的绿。看见过它的人说：“这是一株美丽的树！”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它是最先被砍掉了的一株。斧头深深地砍进树心里去，所以它叹了一口气就倒到地上来了：它感到一阵昏厥，一种痛楚，它根本想不起什么快乐。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这块地方，究竟是很悲惨的。它知道自己就要永远也见不到那些亲爱的老朋友，周围那些花丛和小灌木林了——也许连鸟儿也不会再见到呢，别离真的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

当这树跟许多别的树在院子里一齐被卸下来时，它才清醒过来。它听到一个人说：

“这是一棵很好看的树儿；我们只要这一株！”

两位穿得很整齐的仆人走来了，将这枞树抬到一间漂亮的大客厅里去。四边墙上挂着许多画像，在一个大瓷砖砌的火炉旁边摆着高大的中国花瓶——盖子上雕塑着狮子。这儿还有绸沙发、摇椅、值几千几万元的玩具和堆满了画册的大桌子——至少小孩子们是这么讲的。枞树被放进装满了沙子的大盆里。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盆，因为它外头围着一层布，并且立在一块宽大的杂色地毯上。啊，枞树抖得好厉害啊！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小姐们和仆人都来打扮它。他们将花纸剪的小网袋挂在它的枝子上，每个小网袋里都装满了糖果；涂成金色的胡桃核和苹果也给挂在上面，好像它们原来就是生长在上面似的。此外，枝子上还装有一百多根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小蜡烛。枞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同活

人一模一样的玩偶在树叶间荡来荡去的东西。树顶上还装有一颗银纸做的星星。这实在是漂亮，分外地漂亮。

“今晚，”大家说道，“今晚它将要放出光明。”

“啊，”枞树想，“我希望现在就已经是夜晚了！啊，我希望蜡烛立刻点起来！还有什么会到来呢？或许树林里的树儿会出来看我吧？麻雀会在玻璃窗面前飞过吧？也许我会在这儿生下根来，在冬天和夏天都有这种打扮吧？”

是的，它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它的不安使它得到一种经常皮痛的毛病，而这种皮痛病，对于树说来，它糟糕的程度比得上我们的头痛。

最后，蜡烛点起来了。多么华丽，多么光辉啊！枞树的每根枝子都在发抖，弄得一根蜡烛烧着了一根小绿枝。这才真让它痛呢。

“愿上帝保佑我们！”年轻的姑娘们都叫起来。她们连忙把火灭掉了。

枞树现在可不敢再发抖了。啊，这真是可怕呀！它十分害怕失掉任何一件装饰品，它们射出的光辉将它弄得头昏目眩。现在许多小孩子从两扇推开的门涌进来，好像他们要将整个的树都弄倒似的。年纪大的人镇定地跟着他们走进来。这些小家伙站着，保持肃静。但这只有一分钟的光景。接着他们就欢呼得弄出一片乱糟糟的声音。他们围着这株树跳舞，同时将挂在它上面的礼物一件接一件地取走了。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枞树想。“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蜡烛烧到枝子上来了。它们在快要烧完时便被扑灭了，这时孩子们便得到允许来掳掠这株树。啊！他们向它冲过来，所有的枝丫都发出折裂声。要不是树顶和顶上的一颗金星给系

到天花板上，恐怕它早就倒下来了。

孩子们拿起美丽的玩具在周围跳舞。谁也不想再看这棵树了，只有那个老保姆在树枝间东张西望了一下，而她只不过想知道是否还有枣子或苹果没有被拿走。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孩子们将一位小胖子拖到树这边来嘟囔着。他坐在树底下——“这样我们就算是在绿树林里面了，”他说。“树儿听听我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但我只能讲一个故事。你们喜欢听关于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还是想听关于那位滚下了楼梯、但是却坐上了王位、得到了公主的泥巴球呢？”

“讲泥巴球的故事！”有几个孩子叫着。“讲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另外几个孩子喊着。这时叫声和闹声混做一团。只有枞树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它正在想：“我不能参加进来吗？我不能做一点事儿吗？”但它已经参加了进来，它应该做的事已经做了。

胖子讲着泥巴球的故事——“他滚下楼梯，又坐上了王位，而且得到了公主。”孩子们都拍着手！喊道：“讲下去吧！讲下去吧！”因为他们想听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但他们却只听到了泥巴球的故事。枞树只是沉思着站着一声不响。树林里的鸟儿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故事。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依然得到了公主！“是的，世界上的事情正是这样！”枞树想，并且以为这完全是真的，因为讲这故事的人是那么一位可爱的人物。“是的，是的，谁会知道呢？可能我有一天也会滚下楼梯，结果却得到一位公主！”于是它很愉快地盼望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打扮一番，戴上蜡烛、玩具、水果和金纸。

“明天我决不再抖动了！”它想。“我将要尽情为我华丽的

外表而得意。明天我将要再听泥巴球的故事，可能还能听到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

所以枞树一声不响地想了一整夜。

早上，保姆和仆人都进来了。

“现在我又要漂亮起来了！”枞树想。可是他们把它拖出屋子，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顶楼上去。他们把它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黑暗的角落里。

“这是什么意思？”枞树想。“我在这儿干吗呢？我在这儿又能听到什么东西呢？”

它靠墙站着，思索起来。它现在有的是时间思索；晚间和白天在不停地溜过去，谁也不来看它。最后有一个人来了，但是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搬几个空箱子放在墙角里而已。枞树完全被挡住了，人们也似乎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外边是冬天了！”枞树想。“土地是硬的，铺上了雪花，人们也不能把我栽下了；因此我才在这儿被藏起来，等待春天的到来！人们设想得多么周到啊！人类真是善良！我只希望这儿不是太孤寂、太黑暗得可怕！——连一只小兔子都没有！树林里现在一定是很愉快的地方，兔子在跳来跳去，雪落得很厚；是的，正是它在我头上跳过去也很好——虽然我那个时候不大喜欢这种举动。这儿现在真是寂寞得可怕呀！”

“吱！吱！”这时一只小耗子跳了出来说道。不一会儿另外一只小耗子又跳出来了。它们在枞树身上闻了一下，于是便钻进枝丫里面去。

“真是冷得吓人！”两只小耗子说。“否则待在这儿倒是蛮舒服的。你说对不对，老枞树？”

“我一丁点也不老，”枞树说。“比我年纪大的树多着呢！”

“你知道什么东西？”耗子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现在非常好奇起来。“请告诉我们一点关于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的事情吧！你到那儿去过么？你到储藏室去过吗？那里的架子上放着许多乳饼，天花板下面挂着许多火腿；那儿，我们在蜡烛上跳舞；那儿，我们走进时瘦，出来的时候胖。”

“这个我可不知道，”枞树说。“但我对于树林尤其熟悉——那儿太阳照着，鸟儿唱着歌。”

于是它说了一些关于它的少年时代的故事。小耗子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事情，它们静听着，说：

“嗨，你曾是多么幸福啊！你看到过的东西真多！”

“我吗？”枞树说，同时把自己讲过的话想了一想，“是的，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于是它叙述圣诞节前夕的故事——那时它身上装饰满了蜡烛和糖果。

“啊，”小耗子说，“你这株老枞树，你曾是多么幸福啊！”

“我并不老呀！”枞树说。“我只不过是今年冬天才离开树林的。我是一个青壮年呀，虽然此时我已不再生长！”

“你的故事讲得有多美啊！”小耗子说。

第二天夜里，它们带来另外四个小耗子听枞树讲故事。它越讲得多，就越清晰地回想起过去的一切。于是它想：“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会再回来！它会再回来！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得到了公主。或许我也会得到一位公主哩！”这时枞树想起了长在树林里的一株可爱的小赤杨：这棵赤杨真算得是一位漂亮的公主，在枞树看来。

“谁是那位泥巴球？”小耗子问道。

枞树将整个故事讲了一遍，每一个字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